擇繙聊齋志異

ᠰᠣᠩᠵ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姊妹易嫁
苗生
石清虚
道士
水災
曾友于
嘉平公子
第九卷

擇譯聊齋志異目錄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錫緝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曾友于

曾翁 昆陽故家也 翁初死未殮 兩眶中淚出如瀋 有子六人 莫解所以 次子悌 字友于 爲邑名士 以爲不祥 戒諸兄弟 各自惕

曰悌 曰仁 曰義 孝以悌等出身賤

曰忠 曰信 妾生三子

娶繼室 生三子 曰孝

至七八歲 母子爲強寇擄去

先是翁嫡配 生長子成

而兄弟半迂笑之

勿貽痛於先人

所謀

而仁義年最少

因兄

友于百辭寬譬

不從

與友于謀

欲相讐

亦傲不加禮

仁義皆忿

悌等過堂下

忠信若為黨

即與客飲

鄙不齒

因連結

無存
周告邑宰

掠無算
抛粟毁器
益盂

往捉周妻
撈

憤然
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

悌不從
孝

病死
糾悌等往撻其姑

言
亦遂止
孝有女
適邑周氏

周亦器重友于

乃詣周所親負荊

諸兄弟以是得無苦

友于

友于品行

素為宰所仰重

友于懼

見宰自投

將行申黜

宰怒

拘孝等因縶之

把持墓門不使合

禮於我何損焉及葬

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

宴飲如故仁

卒孝等皆不為之服

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

訟遂息孝歸終不德

臨哭盡哀 隔墻聞仁義鼓且吹
之 闇然散去 友于乃自往
功于何有 再勸
喪 二人皆曰 期且不論
友于招仁義 徃奔其
未幾 孝妻七
唇 友于乃殯母隧道中

孝恕讓友于

歐不止
友于橫身障沮之

孝等拳杖交加

仆之
友于自後擊

義方踰垣

入其家
仁覺而逃

友于操杖先從

之

孝恕
糾諸弟往毆

聲勢震動

里黨羣集排解

忠信亦相毆兄

孝遂反杖撻友于

如怒不解

身代之

惡

亦不助兄暴

然罷固不至死

我不怙弟

友于曰

責之者以其無禮也

而令友于陳狀

諸官

官簽牒拘孝忠信

訴其不為庶母行服

而義劇甚

仁代具造訟

不復食飲

孝逐去之

不令居喪次

罪

乃散去

友于即扶杖詣兄請

友于以

面目損傷
不能詣署

但作詞稟白
哀求閣寢

宰遂銷案不行

義亦尋愈
由是

讐怨益深
仁義皆幼弱

輒被獻楚
懟友于曰

友于在家

雖不助弟

離家五十餘里

莫不相聞

攜妻子借寓他所

卒不聽

友于遂扃户

因苦勸之

兩弟何云

友于曰

此兩語

我宜言之

人皆有兄弟

我獨無

兄戍 忽挾婦亡歸

行則懷刃 一日 冠所掠長

門 思乘間刺殺之

仁義度不能抗 惟杜

輒叫罵其門 辱侵母諱

既去 諸兄一不當

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

登其門窘辱之

諸兄怒其市惠

卽歸

共出田宅居成

友于亦喜

往告友于

招去共養之

仁義竊喜

竟無處可以置之

聚謀三日

諸兄弟以家久析

挻忠及信　並撻無數

孝仆　仁義各以杖出

我恥　以石投孝

又罷責之　是欲逐

幸三弟念手足

聞之大怒曰　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

而成久在寇中　習於威猛

成不待其訟

先訟之

宰又使

人請教友于

友于不得已詣宰

俛首不言

但有流

涕

亟問之

唯求公訊

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

使七分相準

仁義奔告友于

遂欲啟壙

更為改葬

如此不仁

是禽獸也

因並泣下

成恚曰

忽及葬母事

談次

倍益敬愛

自此仁義與成

友于急歸
諫止之
成不聽
刻期發墓
作齋於塋
以刃削樹
謂諸弟曰
所不衰麻相從者
有
如此樹
衆唯唯
於是一門皆哭臨
安厝盡禮
由此兄弟相安

而成性剛烈

輒批撻諸弟

而於孝等尤甚

惟

盛怒時

重友于

友于至

一言可解

孝

有所行

成往往不平之

因

之孝無十日不至友于所

潛對友于詬詛

生五子 長繼業 三繼德

紛競絶少 而孝年四十六

成 久遂相習

音跡遂疎 踰二年 諸弟皆畏憚

僦屋而居 去家益遠

于不堪其擾 又遷之於三泊

友于旋諫 卒不納 友

皆嫡出
次繼功
四繼績
皆庶出
又
婢出繼祖
皆成立
亦效父舊行
各為黨
日相競
孝亦不能呵止
惟祖無兄弟
年又
最幼
諸兄皆得而詬厲之
岳

會詣岳

家故近三泊

竊迂道詣叔

入門

見叔家兩兒一弟

絃誦怡怡

樂之 久居

不言歸

叔促之

哀

求寄居

叔曰 汝父母皆

不之知

我豈惜甌飯瓢飲乎

聖賢也 遂去 攜妻之三
祖曰 父過慮矣 二叔
有夙郤 計難久居
父詰之 因吐微隱 父慮與
告父曰 我此行不歸矣
過數月 夫妻徃壽岳母
乃歸

功 重械之 數日

功怒 刺殺業 官收

徽反唇 業詬辱庶母

家中兄弟益不相能 一日

祖最慧 寄籍三泊

以齒兒行 使執卷從長子繼善

泊 友于除舍居之

悼女慘死　率諸子弟

馮父大立

擊殺馮　自投井中亦死

誰家男子活耶　操刀入

怒曰　汝家男子死

以罵代哭　功妻劉聞之

死獄中　業妻馮氏　猶日

割其兩耳

其子護救

馮盡靡

成首捉大立

吼奔而出

諸曾從之

諸

馮氏何得復爾

成怒曰

我家死人如麻

裸撻上下以辱之

藏兵衣底

徃捉孝妻

自首
馮狀亦至
而還
遂呼繼續詣官
方略
成夾之以肘
置諸馮村
周
衆等莫可
閧然盡散
惟馮子猶卧道
折其兩股
諸馮各被夷傷
繼續以鐵杖橫擊

忠長跪道左

友于益駭

望見驚曰

弟何来

一子一姪入闈歸

兄念舊惡

適友于率

至三泊

徘徊門外

猶恐

惟忠亡去

於是諸曾皆被收

得馮父子傷重不死 吾三人幸有

祇取辱耳 但

令無聲氣之通 令即匍伏而往

胡以竄跡如此 兄離家既久 與大

逆知奇禍久矣 不然

驚曰 且爲柰何 一門乖戾

握手入 詰得其情

友于亦喜其悔悟

曰 今始知曩日非人

兄弟皆如同胞 悽然下淚

餘日 又見其叔姪如父子

忠頗感愧 居十

乃留之 晝與同飡 夜與共寢

捉者 則此禍可以少解

馮皆為欽息
友于乃託親友
重
諸
先歸展墓
明季甲第最
大喜
不赴鹿鳴
祖亦副榜
父子同科
相對酸惻
俄報友于

祖從叔

不欲歸其家

遂移家還

俾各滌慮自新

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

乞友于復歸

訟乃息

舉家共泣

賂以金粟

資其醫藥

移家去 夫妻皆痛哭而去
後三年 祖果舉於鄉 使
可賜還也 友于從之
俾姑寄名為汝後 有寸進時
善教 即從其志
德 不應有亢宗之子 弟又
孝乃謂友于曰 我乏

一門事皆取决友于

自此成亦漸老

一焉

通叔家

兩間定省如

令與友于鄰

祖啟户於隅垣

孝乃異其居

亡歸友于家

不復反

捉去輒逃

居數日

祖有兒方三歲

故古云　其父殺人報讐

漬子孫者　直入骨髓

往往而蹈之也　夫門內之行　其漸

止知母　而不知父　柰何詩書之家

異史氏曰　天下惟禽獸

稱孝友焉

因而門庭雍穆

論果報 迂矣
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
德
託子於弟
其報已慘
而卒能自知之
孝雖不仁
弊然也
子必行刼
其流

聲甚久 詢家人

家人怒 歸不顧 韓聞擊剝之

皆不受 亦不去

有道士托鉢門外 家人投錢及粟

常飲於其座 會集

韓生 世家也 好客 同村徐氏

道士

缺地主之禮 荅曰

棲鶴東觀 竟不聞知

韓曰 何日

研詰 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

即坐 略致

韓招之座 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

以情告 言未已 道人竟入

道士傾飲二十除杯

不甚為禮

韓亦海容遇之

頻偃蹇

道士能豪飲

徐見其衣服垢敝

韓命舉觴

士揮霍

深願求飲焉

野人新至

無交遊

閒居

惟兩肩承一喙耳

道士笑曰

道士與居士等

道長日為客

寧不一作主

飲次

徐嘲之曰

韓亦稍厭其煩

輒至

遇食則食

遇飲則飲

乃辭而去

自是每宴會

道士

入門 則院落一新 連閣雲
不設 道士已候於途 疑其
次日相邀同往
飲畢囑曰 翼午幸賜光寵
會當竭力 作杯水之酬
曰 雖然 道人懷誠久矣
徐衕不能對 道士

酒饌芳美

皆二八姣童錦衣朱履

二人肅然起敬
甫坐
行酒下食

麗
世家所無

比入其室
陳設華

創建何時
道士荅竣工未久

蔓
大奇之曰
久不至此

一細長如弱柳

童去少時

二美人入

道士曰喚石家姊妹来

團尺許

酌以玻璃盞

貯以水晶玉石之器

光照几榻

珍果多不可名

備極豐渥

飯已

另有小進

一身短齒最稚 媚曼雙絕

道士使歌以侑酒

少者拍板而歌

長者和以洞簫

其聲清細

既闋

道士懸爵促釂

又命偏酌

顧問美人

久不舞

尚能之否

遂有僮僕展氍毹於筵下
兩女對舞
長衣亂拂
香塵四散
舞罷
斜倚畫屏
二人
心曠神飛
不覺醺醉
道士亦不顧客
舉杯引盡
起謂客曰
姑煩

頗不平

徐乃大呼道士不

為之伾㩐

二人睹此狀

共枕

命少者立床下

扶道士臥

道士乃曳長者

女子為施錦裀

卽去 屋南壁下

設一螺鈿之床

自酌

我少憩

卽復來

韓乃逕登南牀　欲

顧韓曰　君何太迂

視牀上美人　尚眠繡榻

北榻　公然擁臥

乘醉拉向

道士即起而遁　見少女猶立牀下

得無禮　徃將撓之

就足

尚未醒

見其枕遺厠之石酣寢敗厠中

急視徐

徐

視之

則抱長石卧階下

酒夢俱醒

覺懷中冷物冰人

不轉

因抱與俱寢

天明

與狎褻

而美人睡去

撥之

則一庭荒草

兩間破屋而已

起

互相駭異

四顧

喜極 如獲異珍

四面玲瓏 峯巒疊秀

沉而取之 則石徑尺

有物挂綱

佳石 不靳重直 偶漁于河

邢雲飛 順天人 好石 見

石清虛

頓足悲憤而已

策馬竟去　邢無奈

既見　舉付健僕

有勢豪某　踵門求觀

孔生雲　遥望　如塞新絮

每值天欲雨　則孔

雕紫檀為座　供諸案頭

僕負石至河濱
息肩橋上
忽失手
墮諸河
豪怒鞭僕
即出金僱善泅者
百計冥搜
竟無可見
乃懸金署約而去
由是
尋石者日盈於河
迄

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

既歸

不肯設諸廳事

潔內室供之

抱之而出

檀座猶存

解衣入水

石固在水中

邢大喜

臨流於邑

但見河水清澈

無獲者

後邢至落石處

邢托言失石已久

叟笑曰

客舍非耶

邢便請入舍

以實其無

即入

則

石果陳几上

錯謬不能言

叟撫石曰

此吾家故物

失去已

久

今固在此耶

既見之

邢審視

巨孔中五字云　清虛天石供

僕則故識之　前後九十二竅

何驗證　邢不能答　叟曰

叟笑曰　既汝家物　有

遂與爭作石主

請即賜還　邢窘甚

孔中果有小字 細於粟米

竭目力 纔可辨認

又數其竅 果如所言

邢無以對 但執不與

叟笑曰 誰家物 而憑君作主耶

拱手而出 邢送至門外

既還 則石失所在 大驚

耶 僕家者耶 荅云

請之 叟乃曰 石果君家者

神 強曳之歸 長跪

以手握袂藏者耶 邢知其

叟曰 奇矣 徑尺之石 豈可

奔去 牽其袂而哀之

疑叟 急追之 則叟緩步未遠

見

其出也早

則魔

僕亦喜之

然彼急於自

愛惜之人

此石能自擇主

叟曰

天下之寶

當與

還入室

則石已在故處

叟曰

旣然

則石固在是

誠屬君家

但求割愛耳

已曰 石上竅數 即君

竅軟如泥 隨手而閉二三竅

叟乃以兩指捏一竅

君願之乎 曰願

當減三年壽數 始可與君相終始

始以奉贈 既欲留之

劫未除 實將攜去 待三年後

訪察購求　全無踪緒　積有

去　邢歸　悼喪欲死

小偷入室　諸無所失　惟竊石而

餘　邢以故他出　夜有

姓字　亦不言　遂去　積年

留之　辭甚堅　問其

壽也　作別欲去　邢苦

數年 偶入報國寺 見

賣石者 近視 則其故物

将便認取 賣者不服

因負石至官 官問何所質驗

賣石者能言竅數

邢問其他 賣石者不能言

邢乃言竅中五字

及三指痕 理遂得伸

官欲杖責賣石者 賣

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

遂釋之 邢得石歸

裹以錦藏櫝中 時出一賞

先焚異香 而後出之

有尚書某 購以百金

而邢意萬金不易也

某怒

陰以他事中傷之

邢被收

典質田產

某託他人

風示其子

子告邢

邢願以死殉石

妻竊與子謀

獻石尚書家

邢出獄

始知 罵妻毆子

屢欲自經 皆以家人覺

救 得不死 夜夢一丈夫來

自言石清虛 謂

邢勿戚 特與君年餘別

耳 明年八月二十日

眛爽時 可詣海岱門

則其家人竊石出

尋死　邢知期詣海岱門

明年　尚書以罪削職

久亦不甚貴重之

而石在尚書家　敬志其日　更無出雲之異

以兩貫相贖　邢得夢喜

將求售主

因以兩貫市歸

自

後邢至八十九歲

治葬具

又囑子必以石殉

既而果卒

子遵遺教

瘞石墓中

半年許

賊發墓

刼石去

予知之

莫可追詰

氏 取石至 官愛玩

問石 則囑諸官

遂縶送諸官 一訊遂服

不過費四兩銀耳

邢先生勿相逼 我二人將石去

兩人奔躓汗流 望空自投曰

踰二三日 携僕在道 忽見

欲得之　命寄諸庫　吏舉石

石忽墜地　碎為數十餘片

罔不失色　官乃重械兩

盜而放之　邢子拾石出

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　物之尤者　禍之府

至欲以身殉石　亦癡甚矣

石猶如此　而況人乎

士為知己者死　非過也

誰謂石無情哉　古人云

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

苗 生

龔生 岷州人 赴試西安 憇於

旅舍 沽酒自酌 一偉丈夫入

坐與扺談 生舉卮勸客

客亦不辭 自言苗姓

言劇粗豪 生以其不文

偃蹇遇之 尊既盡 不復喚沽

自吸

笑曰

僕不善

不得已

爲盡數觴

苗以羨梡

臂痛欲折

生

生辭不飲

苗捉臂勸釂

出錢行沽

提一巨瓻而入

使人悶損矣

起向壚頭

苗曰

措大飲酒

腹而荷之
趋二十餘里 始
遂謝裝付僕
已乃以肩承馬
苗尋至
詰知其故
行李重累
無所方計
許
馬病卧於途
坐待路側
生即治裝行
約數里
勸客
行止惟君所便

乃起而別曰 君醫馬

飲可也 引盡一瓶

僕善飯 非君所能飽

飯 與共餐飲 苗曰

爲神人 相待優渥 沽酒市

移時 生主僕方至 生乃驚

至逆旅 釋馬就櫪

敬附驥尾

鄉地曰
聞諸君登臨

右提豚肘

方共宴笑
苗忽至左携巨尊

邀登華山
藉地作筵

遂去
後闌畢
三四友人

尚須時月
余不能待
行矣

衆起為禮
相並雜坐
豪飲甚歡
衆欲聯句
茵爭曰
縱飲甚樂
何必愁思
衆不聽
設金谷之罰
茵曰
不佳者
當以軍法從事
衆笑曰
其罪不至於此

自傾 移時 以次
下座沉吟既久 苗遂引壺
唾壺擊缺斂光紅
苗信口而續之曰
曰
絕巘凴臨眼界空
亦能之也 首座靳生
苗曰 如不見誅 僕武夫

屬句

漸涉鄙俚

苗呼曰

只此已足

如赦我者

勿作矣

客怫之聽

苗不可復忍

遽作龍吟

山谷響應

又起俛仰

為獅子舞

詩思既亂

衆乃罷吟

因而飛觴再酌

時已半醉

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 廣衆

僕聽之已悉 此等文

苗厲聲曰

二人勝負要分 而諸客誦贊未已

牽生豁拳

迭相贊賞 苗不欲聽

客互誦闈中作

中刺刺者可厭也

衆有慚色

又更惡其粗莽

遂

益高吟

苗怒甚

伏地大

吼

立化為虎

撲殺

諸客

咆哮而去

所存者

惟生及靳

靳是科領薦

後三年再經華陰

忽見嵇生 亦山上被噬者

大恐欲馳 嵇捉鞚使不得行

蘄乃下馬 問其何

荅曰我今為苗生之倀

為

從役良苦 必再殺一士人

始可相代 三日

應有儒服儒冠者 見噬於虎

以聽鬼耳

終夜

莫知為謀

自擀背約

敬諾而別

至寓所

籌思

靳不敢辨

多邀文士於此

即為故人謀也

始是代某者

君於是日

然必在蒼龍嶺下

而往 尤亦不解其意

與共登臨 自乃着白衣

陰欲陷之 折簡邀尤

竊懷忌嫉 是日 聞蔣言

邑尤生考居其右

蔣名下士

適有表戚蔣生來 蔣述其異

虎騣至 銜蔣而去

遂與允易冠服 交着未竟

召之 蔣不敢以白衣往

聞在下 遣人

守故與蔣為通家

敬禮備至 會郡守登嶺上

至嶺半 肴酒並陳

也

然嫉忌易

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

知交者

亦當從旁肘之躡之

者足蹈手舞

茫不自覺

屢作欲睡欲遁

而誦

袖強入聽聞

聞者欠伸

異史氏曰

得意津津者

捉襟

苗也

非苗也

莠亦無心者耳

故厭怒者

服而變

則知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 家素微 其

父常為人牧牛 時邑世族張姓者

有新阡在東山之陽

或經其側

聞墓中叱咤聲曰

若等速避去 勿久溷貴人宅

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

猝遇雨
匿身廢壙中
已而雨益傾盆
潦水奔穴
崩潰灌注
遂溺
以死
相國時尚孩童
母自詣張
願乞咫尺
地掩兒父
張徵知其
姓氏
大異之
行視溺死所

女妻兒

教之讀

以齒子弟行

又請以長

張一見輒喜

即留其家

母

毋偕兒詣張謝

且令携若兒来

葬已

又益駭

乃使就故壙窆焉

儼然當置棺處

死不從牧牛兒
輒掩其耳
每向人曰
我
形於言色
有人或道及
怨懟之意
卒許之
然此女甚薄毛家
既已有言
奈何中改
駁
不敢應
張妻云

父止壻

自入勸女

而首飛蓬也

鼓樂大作

女猶眼零雨

不妝

勸之

亦不解

俄而新郎告行

催之妝

彩輿在門

而女掩袂向隅而哭

及親迎

新郎入宴

女涕若罔聞

怒而逼之 哭益失聲 父

無奈之 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

父急出 言衣妝未

竟 乞郎少停待

即又奔入視女 往来者無停

履 遷延少時 事愈急

女終無回意

父無計周張欲自死

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

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

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

更何須姊姊勸駕也

父以其言慷爽

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

母即向女曰

忤逆婢不遵父母命

欲以兒代若姊

兒肯否

女慨然曰

父母教兒往也

稍稍介公意

然女素病赤鬝

婦雅敦好逑

入門 夫

翕猝登車而去

郎以嬌妝妝女

父母聞其言 大喜

以見毛家郎 便終餓莩死乎

郎乞丐不敢辭 且何

以故晨起

當有毛解元來 後且脫汝於厄

神曰 旦日

道經王舍人店 店主人先一夕夢

居無何 公補博士弟子 應秋闈試

由是益以知已德女

久之 浸知易嫁之說

已而曉榜旣揭

富貴後念當易之

顯者笑

慮爲

私以細君髮鬑鬑

公亦頗自負

特以夢兆厚自託

不索值

得公甚喜

供具殊豐善

專伺察東來客

及

殊慚祇奉 主人曰 秀才

公曰 爾言初不驗

店主人延候如初

後三年 再赴試

由王舍 以他道歸

心赧舊主人 不敢徑

竟落孫山 咨嗟蹇步 懊憹喪志

以陰欲易妻
故被冥司黜落
豈妖夢不足以踐
公訝而問故
蓋別後
復夢而云
公聞之
惕然悔懼
未立若偶
主人謂秀才宜自愛
終當作
解首
未幾
果舉賢

書第一人　夫人髮亦尋長

雲鬟委綠　轉更增媚　姊適

里中富室兒　意氣頗自高

夫蕩惰　家漸陵

夷　空舍無烟火

聞妹為孝廉婦　彌增慚怍

姊妹輒避路而行

以金納其中

而行者不知也

携歸

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

冀有所貽

比至

相歸

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

遂忽然發身為尼

及公以牢

士

女聞

刻骨自恨

又無何

良人卒家落

頃之

公又擢進

尚不能任
焉有福澤從我老
發金笑曰
汝師百餘金
具在
方悟見郤之意
遂令將回
公及夫人疑之
及啟視而金
此等儀物
我何須爾
與我金錢
尚可作薪米費
見師
師失所望
恚曰

後店主人以人命

繫 豈由人耶

輒自顛倒羨惡避就

所為

念平生

以告尚

師黙然自歎

具

行者歸

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

用度

將去作爾師

曰

尼去

遂以五十金付

尚書也

事

逮繫囹圄

公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

張公故墓

毛氏佳城

斯亦奇矣

余聞時人有

大姨夫作小姨夫

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

此豈慧黠者

何至毛公　其應如響

所能計較耶　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

具告之

問寓中有人否

曰無

女云

妾夕間奉訪

勿使人知

公子諾而歸

既暮排去僮僕

女果至

自言小字温姬

且云妾慕公子風流

遂背媪而至

區區之意

以被自覆
公子視其韡
代去泥塗
遂上床
巳乃脫足上小韡
求公子
入門解去溼衣
胥諸椸上
一夕冒雨而來
約以重金相贖
自此三兩夜輒一至
深願奉以終身
公子亦喜

求公子續

公子辭以不解

曰

凄風冷雨滿江城

聽窗外雨聲不止

遂吟

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

惜之

女曰

妾非敢以賤務相役

乃五文新錦

沾濡殆盡

姬

世家子

公子言之

聞其事

竊求公子一見温

僕輩皆知

公子有姊夫宋氏

亦

公子諾之

往来既頻

因勸令肄習

何乃不知風雅

使妾情興消矣

友曰

公子如此一人

宋諤然而退 以告公子 公子

則呆有溫姫 而死已多年

脩贄詣媼 指名求之

垣而去 宋嚮徃殊殷 乃

顛倒欲狂 急排闥 女起 踰

俟女至 伏窗窺之

女必不可 宋隱身僕舍

試畢而歸

女亦從之

他人不見

人鬼何論焉

公子以爲然

各遂所願足矣

妾亦欲得美丈夫

女曰誠然

顧君欲得美女子

至夜

以宋言告女

始知爲鬼

而心終愛好之

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

父母深以為憂 百術驅遣不得去

戒公子絕之 公子不能聽

始隱以告母 父母大驚

父母疑之 女歸寧

諸齋中 公子獨宿不歸

惟公子見之 至家 寄

有壻如此

不如為娼

何事可浪

花菽生江

女見之

書其後云

可恨訛可浪

薑訛江

椒訛菽

案上

中多錯謬

遂告公子曰

妾初以公子文人

故蒙羞自薦

不圖虛有其表

以貌取人

毋乃為天下笑乎

言已而沒

公子雖愧恨

猶不知所題

折帖示僕

聞者傳以為笑

章髑髏哉

生江 何殊於杜甫之子

而見帖浩然 則花萩

顧百計遣之不去

悔不如娼 則妻妾羞泣矣

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遂至

異史氏曰 温姫可兒 翩翩公子

水災

種豆
暮見二牛鬬山上

一日石門莊有老叟

十八日
大雨沾足
乃

十三日小雨
始有種粟者

夏
赤地無青草
六月

康熙二十一年
苦旱
自春徂

水災

大水将至

謂村人曰

矣

遂携家播遷

村人共笑之

無何雨暴注

徹夜不止

平地水深數尺

居廬盡沒

一農人棄其兩兒

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

下視村中

已為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

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

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

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

或謂夫妻之孝報云

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

人民死者十之七八

城郭盡墟僅存一屋

則孝子某家也

茫茫墟刼中惟孝子嗣無恙

誰謂天公無皁白耶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